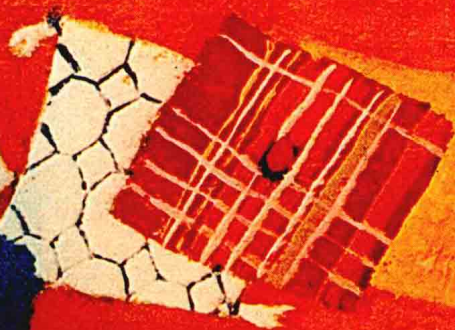


被遺忘的女兒

陳曼萃譯

JOHN SHERLOCK 原著



被遺忘的女兒

陳曼萃譯

JOHN SHERLOCK 原著



被遺忘的女兒

JOHN SHERLOCK 原著

陳旻萃譯





當代名著精選 55

被遺忘的
女兒

人物表

- 藍傑比——藍氏國際建築公司創始人及董事長。
- 藍西倩——藍傑比的女兒。
- 藍布尼——藍傑比的兒子。
- 瑪麗——藍傑比的妻子。
- 費丹——藍傑比的私人助理，藍西倩的男友。
- 麥保羅——藍西倩在倫敦時的情人。
- 史大衛——快捷運輸坑道的計劃負責人。
- 巴莫——藍傑比的律師。
- 孟艾德——藍傑比以前的夥伴。
- 寶妮——孟艾德的情婦。
- 蓋倫——快捷運輸的火藥手。
- 羅斯——印第安人，快捷運輸的鑽孔老手。
- 葛夫——藍氏公司海外部門負責人，後來接替史大衛。

妮——工地附近開妓女戶的女人。

希德——費丹的助手，大塊頭。

亨爾——華盛頓職安局派來的調查員。

沙瓦罕——沙烏地阿拉伯和藍氏公司合夥的負責人。

華希姐——沙瓦罕的太太，也是診所醫生。

葛安雅——藍西倩在倫敦的好朋友。

亞太太——照顧藍西倩長大的老太太。

1

流汗，心悸，脈搏加快，藍西倩了解這些症狀。這是幽閉恐懼症，她一個人獨坐在黑暗中，她心裏清楚，要是再不想辦法離開，四面的牆會壓得她透不過氣來。

但是她怎麼能離開呢？這是她的好夥伴葛安雅特別替她舉行的驚喜派對。她一直沒有覺察情況有異，到了五點左右，發現職員都不像往常一樣提早下班好回家度週末，她這才有點起疑。但是安雅不給她詢問的機會，就堅持請她到頂樓的小辦公室商談。葛安雅和她討論了一些新進布料的價格問題。等她們下樓時，職員已經把三個大工作區域裝飾完畢，掛了一堆汽球和綵帶，包伙食的招待也擺好香檳和食物。一組小爵士樂隊悠揚地奏起『生日快樂』歌，一個寫有日期『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日』的蛋糕送進場中。

現在快九點半了。藍西倩還是沒有想到可以離開又不傷感情的辦法。剛開始時她本來想拆完禮物後就偷偷溜掉，但是一個自以為是約翰屈伏塔的年輕送貨員大膽請她跳舞，爲了不表示自己勢利，她

接受邀請下去跳舞，沒想到一跳就變成了馬拉松大競賽。她跟着舞伴轉動，明明已經累了，却固執地不甘心就此罷休，結果到最後是他甘拜下風，她的心裏感覺到一陣不是味道的滿足。她累壞了，假裝說要打電話，走到樓上的小辦公室暫時隱遁起來。

「你還好嗎？」

藍西倩轉過身來，看見葛安雅站在門口。葛安雅是個相貌普通的小女人，和高大時髦美麗的藍西倩形成強烈對比，但是安雅十分能幹，她們兩人合夥在倫敦恰斯區開了一家服飾店，安雅的精明配合西倩的新穎服裝設計，使得生意一向興隆。

「很好，」藍西倩說。「只是給自己找個機會喘口氣而已。」

「你跳得真精采。」

「我想明天起床後，八成全身的骨頭都四分五裂了。」

葛安雅笑了。「你不像以前那麼年輕了。」

「二十六歲是快拉警報了，不是嗎？也許這就是我想上來清靜一下的原因。」

「除此之外，你真的沒事？」

藍西倩遲疑了一會兒。「你要我說實話？」

「當然。」

「我一直想找理由離開，可是又不希望掃你的興。」

「你不喜歡這個派對嗎？」她的聲音已經有受傷的感覺。

「派對非常好。」藍西倩站起來，把手搭在葛安雅身上。「這是最好的生日禮物了。」

「但是——？」

「你還是那麼了解我，不是嗎？」

「經驗多了。」

藍西倩走到窗邊，好友的話提醒了她們之間深厚的友誼。她們從十三歲開始認識，至今又十三年了。老天，時間一晃即逝。她忽然想到前途一片迷茫的空虛。她望着泰晤士河上的船火點點，在漸起的夜霧中染成一圈圈模糊的光影，眼前的景象更加深了她的寂寥。

「只是今晚我另有安排，」她猶豫地說。

「不能改一下時間嗎？」

「現在要改也太晚了。保羅可能已經——」

「麥保羅嗎？」

藍西倩點點頭。

「我以爲你已經沒有和他來往了。」

「我們是很久才見一次面，」她說。「但是總是斷不掉。」

葛安雅走進房裏，扭開燈，關上門。「這不干我的事，但是我關心你，所以我要自找麻煩地插個嘴。」

「拜託——」

「不，我要說。我這輩子認識的混蛋很少，但是麥保羅就是其中之一。」

「你不了解他——」

「了解？你別忘了，是我介紹你們認識的。早知如此，當初就是打死我也不會讓你們認識。」

「你忽略了一件事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我們彼此相愛。」

安雅大笑。「愛？開玩笑。保羅根本不知道這個字的意義。」

「我知道，」藍西倩平靜地說。

「不。你對那個傢伙的感覺不是愛，而是病。老天，我看這個病啃蝕你好幾年了，現在我不願意再袖手旁觀。麥保羅是癌症，除非你和他斷得一乾二淨，否則他會把你折騰死的。」

藍西倩沒有回答。只有樓下的喧嘩吵鬧聲。最後她說，「我很感激你的關心，但是這種事我必須自己解決。」

葛安雅聳聳肩。「反正話我也說過了。如果你還想走走走吧。每個人都鬧得很開心，不會注意到你走了的。」

「我擔心的是你。」

「別擔心了。我了解的比你想像中的多。否則我也不會冒着失去好朋友的險而這樣直言無諱了。」

兩個女人同時沉默不語，然後都笑了。

「謝了，」藍西倩呢喃着。

「謝什麼？」

「這個派對，還有——你之爲你。」

「得了。」葛安雅走到門口。「只是別忘記我告訴你的話。好嗎？」

藍西倩點點頭。葛安雅走後，她一個人靜默地凝視窗外的雨絲打下。剛才的窒悶感一下子煙消雲散。這兩年來她一直定時去看心理醫生卡大夫，卡大夫說她之所以會有幽閉恐懼症，是因為從小她沒有達到父親的期望，要等她完成自我價值肯定後，才能擺脫這種症狀。但是大夫的診斷還不如葛安雅的幾句話有效，倒是讓她破了不少鈔票。

十點一刻，藍西倩下樓來，她原本預料大家會很失望她這麼早走，連理由都編好了。但是她一下來，發覺房裏黑黑的，大家全部聚精會神地在看播映的黃色影片，這樣也好，一切都省了，藍西倩不動聲色地走過房間。

她的白色勞斯萊斯轎車停在房子後面，她開車回家。五歲的時候她就和母親從德州搬到倫敦，她老早就把這裏當成是自己的家鄉了。

她的公寓在山坡路底，是一棟典雅大建築的第一層樓。

她進門後，扭開收音機，看看錶。十一點零八分。保羅答應一個鐘頭前要來的，但是她已經習慣了他的遲到，和一個有婦之夫交往，本來就該有心理準備，事情隨時都會變卦的。況且晚些時候也不

錯，讓她有充裕的時間準備妥當。

她走進廚房，打開冰箱，沒問題，香檳在冰桶裏。管家艾絲塔每天早上來三小時，她已經把開胃菜做好，只要熱一熱就行，還有燉洋蔥、沾魚子醬的蛋、小牛肉、沙拉、乳酪和火腿派。但是主菜是蛋糕，艾絲塔親手做的，並且附了一張小紙條，上面寫着：

『藍小姐，生日快樂。我買了兩打蠟燭，放在水槽旁的抽屜裏。星期一見。艾絲塔留。』

藍西倩笑了。二十六歲插兩打蠟燭是不够的，不過她很高興在艾絲塔的眼裏她才不到二十四歲。她忽然愉快了些，走進浴室沖起澡來。

她走回臥房，打開大壁櫃，裏面掛了琳琅滿目的服裝，都是她自己設計的，有些樣式還成爲公司標榜的招牌。她翻找一件適合現在心情的衣服。一件飄拂的長衣；純絲睡衣；薄得幾乎透明的長衫，看起來都可以，但是她莫名奇妙地總覺得自己不帶勁。

然後她瞄到一套丟了幾百年的衣服。是一件藏青嗶嘰斜紋裙和白色上衣，這是以前住校時穿的，畢業以後，她只有一次穿這套衣服去參加過化粧舞會。她不知道現在還是不是合身。出於衝動，她試穿了一下，稍微大了些。她很高興自己變得比較苗條，由於臉上的粧沖掉了，皮膚上的水光閃耀，她驚訝地發現整個人忽然好年輕。

她決定就穿身上這套制服。保羅看慣了她穿極其富麗的衣裳，換換口味，說不定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。

藍西倩整理好飯桌時，已經半夜十二點多了。她走進客廳，倒了一杯酒坐下，保羅的遲到第一次使她感到不安。他至少該打個電話來。她想到也許她參加派對時，他有打電話來過，但是她去查電話回答裝置時，發覺並沒有接到任何電話。她一口吞完酒，又倒了一杯，心裏很是氣惱。

她閉上眼睛，躺在沙發上。電唱機中傳來貝多芬的第九號交響曲。她一直很喜歡這一首，但是在現在怎麼也定不下心來聽。她滿腦子迴響的都是安雅的警告：『麥保羅是癌症，除非你和他斷得一乾二淨，否則他會把你折騰死的。』

她的心理醫生說法又不同：『你有兩種複雜的情緒：一種是父親的理想化，另一種是他拋棄你的憤怒。也許是這兩種矛盾的情緒使你轉移到性方面，就像麥保羅，他常使你處於受屈的地位，這使你覺得恨男人是對的。』

一陣焦味打斷了她的胡思亂想，她忽然想起爐子上正熟的開胃菜，匆忙跳起，菜都燒焦了，廚房裏煙霧瀰漫。她氣憤地把剩菜扔進垃圾桶，打開窗子透透風。

她回到客廳時，還是滿肚子氣。喝完了第二杯，她拿着第三杯酒走到窗邊。看不見保羅的車。現在凌晨一點半，他已經遲到四個小時了。如果有辦法能聯絡上他的話，她一定會打電話叫他不用來了，可是却偏偏聯絡不上，這使她更爲不快。

貝多芬的第九號交響樂奏完了，她走過去換上另一張唱片，順便從書架上拿下一本厚重的剪貼簿

。她翻開封頁，裏面是報章雜誌上剪下的各種剪報。她想起自己從小就細心地開始剪輯整理。凡是有關她父親的點點滴滴，她都絲毫不漏，這就是她所知道的父親。她十分訝異，不知不覺中竟然已經累積了這麼多。其中包括了他生命中的各個階段，從她還沒出生就有，她知道要做到這種地步是需要有多麼深的愛。

每一個大標題上印的都是同樣的名字：藍傑比。標題下的內文大事捧他，說他如何把一個達拉斯的小本生意，轉變而成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建築公司。

但是代價多大呢？

藍西倩閣上眼睛往後靠。她希望自己不要再想。她太倦了，而且回憶又是那麼痛苦。二十年來，她試着將零星片段拼湊起來，試着去了解父親，但是印象不是散了就是已經遠去。

門廊響起了一陣空洞的脚步聲，兩下清脆的鑰匙聲，劃破了午夜的寂靜。